沈从文
中短篇小说选

花城出版社

沈从文

中短篇小说选

《花城》编辑部　编

花城出版社

沈从文中短篇小说选
《花城》编辑部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7215工厂华兴分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1插页　320，000字
1991年4月第2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36，401—47,240册
ISBN　7—5360—0951—8/I·855
定价：6.40元

前　言

沈从文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沈从文小说选》。但由于当时印数不多，远远未能满足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的需要。因此，我们编选了这本集子以飨读者。

本书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就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中国农村风俗画。不少作品在淡淡的色调下，蕴含着无限悲酸的泪水，蕴含着作者对黑暗制度的控诉和鞭挞。

本集所选作品，均系沈从文先生早期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我们希望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对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能起一定的作用。

目　录

福生 …… 1
船上 …… 7
宋代表 …… 14
占领 …… 22
入伍后 …… 31
我的小学教育 …… 50
松子君 …… 62
岚生同岚生太太 …… 83
晨 …… 93
腊八粥 …… 105
初八那日 …… 111
蜜柑 …… 119
我的邻 …… 125
连长 …… 133
在私塾 …… 146
柏子 …… 171
雨后 …… 179
龙朱 …… 18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媚金·豹子·与那羊 …… 209
牛 …… 223
菜园 …… 241
萧萧 …… 253
绅士的太太 …… 271
丈夫 …… 304

在别一个国度里 …… 326
神巫之爱 …… 352
一个天才的通信 …… 412
遥夜——一及二 …… 465
公寓中 …… 470
到北海去 …… 479

福　　生

哈，看看背书轮到最小的福生来了，大家都高兴。

虽说师母已在灶房烧了夜火，然而太阳还刚转黄色，爬到院中那木屏风头上不动，这可证明无论如何，放学后，还有两个时辰以上足供傩傩他们玩耍。

“呀，呀，呀，呀，昔……昔……”

“昔孟——”

“昔孟——呀，呀，呀，呀，昔孟——呀，呀，……”

“昔孟母！”先生拈了一下福生耳朵，生着照例对于这几个不能背书的孩子应有的那种气。

求放学的心思，先生当然不及学生那么来得诚恳而热烈。然而他自己似乎也有一点而发急，因背夜书还不到第二个时，师母就已进来问先生讨过烧火的纸煤子了。

“昔孟母，择——呀，呀，呀，择，择邻……”

“择邻处！”这声音是这样的严重；一个两个正预备夹书包离开这牢狱的小孩，给那最后一个“处”字，都长得屁股重贴上板凳！

大家怔怔的望着先生那只手！！是第四个指头与小手指都长有两寸多长灰指甲的左手。这时的手已与福生的耳朵相接触了，福生的头便自然而然歪起来。他腿湾子也在筛颤，可是却无一个人去注意。

“蠢东西！怎么？这大半天念四句书也念不去呢？”先生上牙齿又咬着下口唇了，大家都明了先生是气愤。至于先生究竟为什么而气愤？孩子们都还小，似乎谁也不能知道。也许这是先生对于学生太热心了的原故吧！不然，为什么先生的气总象放在喉管边一样：一遇学生咿唔了三次以上脸就绯红！

“你看人家云云比你大过好远？一天就读那么多书。你呢，连这样四句好念的书，读了半天，一句整的也记不到。同人吵嘴……哼！都为我规矩坐到！就慌到散学了罢？……同人吵嘴就算得头一个，只听见一个人镇天吱吱喳喳，声气同山麻雀似的玲脆，读书又这样不行，”福生耳朵内所听到的只是嗡嗡隆隆，但从先生音调顿挫中知道是在教训自己。

先生的手，是依然恢复原状，在他嘴巴边上那五七根黄须上抹着了。歪过头来许久的福生，脸已涨得绯红，若先生当真忘了手的疲倦，再这样的拈着继续下去，则福生左眼的眼泪会流到右眼——连同右眼所酿汇的又一同流到右颊上去，这是不用说的事。先生手虽暂时脱离了福生耳朵，然而生书一句背诵不得的福生，难道处罚就是这么轻快容易（拈一阵）就算了？哪有这种松活事？若果光拈一阵耳朵完事，那末，我们都不消念书，让先生各拈一阵耳朵就得了！根据

过去的经验，福生在受处罚之先，依然就先把眼里所有的热泪吓得一齐跑出眶外来。此外七八个书包业已整理好了的学生，各注意到福生刚被拈着的那只大耳朵，紫紫红红，觉得好笑。但经先生森然的目光一瞥，目光过处都象有冰一般冷的东西洒过，大家脸上聚集着的笑纹也早又吓得不知去向了。大家都怔怔的没有做声。

大家既怔怔的没有做声，相互的各看了近座同学一眼后，便又不约而同的把视线集到先生正在脸上抓动的那两个有趣长指甲。这指甲之价值，从先生那种小心保护中已可知道，然而当日有听到先生讲这指甲的德行的，便又知道除美丽，把人弄得斯斯文文以外，还可刮末治百毒，比洋参高丽参还可贵。

“今天不准回家吃饭！”

大家心里原来都正是为这件事情悬住了。自从这死刑由先生严重有威还夹了点余怒的口中说出后，各人都似乎这一件东西忽然便落到心上。但是，大家接着便又起了第二个疑虑：觉得先生不准吃饭的意思，是把福生单独留到这里，还是象从前罚桂林一样：要他跪在孔夫子面前把书念熟——而大家各都坐在位上陪等，到背了后再一齐放学？这在先生第二道命令没有宣布以前，还是无法知道消息的好丑。

若果不幸先生第一道命令的含义与处置的方法是根据桂林那次办去，这影响于另外这几个人玩耍的兴致就多得说不出口——因此，大家在这刹那中，又都有点恨尽自昔昔昔昔——连“昔孟母”三字也不下去的福生。

“宋祥钧！”

云云听到先生叫他的名字，忙把书包夹到胁下窝，走到孔夫子牌子前恭恭敬敬将腰钩了一下——回转身来，向先生又照样钩了一下，出去了。

“周思茂！”先生在云云出去后一阵子又点到第二个名字。

那高高长长的周莽子，在先生“茂字”还未出口时已离了座位，——他也照样的钩了两次腰，若不措意，但实在略略带了点骄矜意思，觑了还在方桌边低头站着的福生一眼。

先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发放这些小学生回去。他意思是以为若不这么一个一个放出，——让他们一伙儿出去，则在学堂中已有了皮绊，曾斗过口的学生，曾一出大门就寻爱相打动起手来了。如今既可免去他们在街上打架，并且这方法好处又能使学生知道发愤，都想早把书背完则放学也可占第一，兼寓奖励之意；其实这一党小顽皮孩子，老早预先就约了放学后各在学堂外坐候，一齐往北门外河滩上去玩的；就是打架也是这么约等，先生还不是在梦中吗！

凡是出去的向孔夫子与先生行礼外，都莫不照样用那双小而狡猾的眼睛把那位桌子边竖矗矗站着瑟缩不安的福生刷一下。这不待福生抬头也能知道。可怜的福生，从湿润朦胧的斜视里，见到过门限时每一个同学那双脚一起一落地运载着身子出去，心里便象这个同学又把他心或身上的某一部分也同时带去了！直到先生声子停顿中吹起水烟袋来，他自己才忽地醒转来，认为自己还是整个——也只有整这个身子留到这冷落怕人的书房中。

遵命把那本三字经刚又经先生点过一道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四句书杂夹着些咿咿唔唔读着的福生，一个人坐到桌子上，觉得越读下去房子也越宽大起来了。

……周莽子这时又不快活！他必是搂起裤脚筒，在那浅不过膝，清幽幽的河水里翻捉螃蟹了！那螃蟹比钱还小，死后就变成红色。……云云会正同傩傩他们在挖沙子滚沙宝，做泥巴炮，或者又是在捡瓦片儿打漂水也说不定。要是洗澡，那就更有趣！“来，来，来，莽子嗳，看我打个氽了罢。”你看兆祥腰一躬就不见了，哈哈！那边水里钻出一个兆祥的头了，你看他扑通扑通又泅了过来……这样的玩着，不知道谁一个刻薄的忽然闹起玩笑来；喊一声“贵生——（或是莽子！）你屋的妈来找你了。”那末，正在凫着水的贵贵，会大吓一跳，赶忙把整个身子浸进水中去。单露一个面孔到水面上来，免让他妈在岸上发见他来。“我贵贵在这里吗？”“伯娘，他不在这里，早回家去了。”于是，贵贵的妈，就经别一个孩子的谎语骗去了！而贵贵又高高兴兴的在那里泅来泅去。若是贵贵的妈并没有来呢，这使刻薄的准要受贵贵浇一阵水才了事。……这使刻薄的倘说得是“先生来了！”则你见一个两个都忙把身子浸进水里去，只剩下八九个面孔翻天的如象几个瓜浮在水面上，——这必须到后又经另一个证明这是开玩笑后，大家才恢复原状，一阵狂笑……

“读！读！不熟今天就不准转去！”先生的话象一打炸雷在耳边一响，才把正在迷神于洗澡时那种情景中的福生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回。这书房里便又有一阵初急促渐迟缓单调无意思的读书声跑出墙去。

这嫩脆而略带了点哭音的读书声，其力量是否还能吸引到每一个打墙外过身时行人的注意？这事无人知道。但我相信，这时正于田门口梆梆梆梆敲着叫卖荞面的拆声，则无论如何总比书声为动听。

当福生两次钩腰向孔夫子与先生行过礼后，抬起头来，木屏风上的太阳早爬到柚子树尖顶上去了。耳朵虽不愿接收先生唠叨的教训，但从灶房方面送来的白菜类落锅爆炸声却很听得清楚。这炒菜声使他记起肚子的空虚，以及吃夜饭时把苋菜汤泡成红饭的愿望来。

大概是因眼眶子红肿的原因吧，过道门口时，平素见狗打架也必留连一阵的福生，明看到许多小孩，正在围着那个头包红帕子，当街乱打觔斗竖蜻蜓的代宝说笑，他竟毅然行过，不愿意把脚步放得稍慢一点，听几声从代宝口中哼出会把人笑得要不得的怪调子！棚栏前当路摆着那一盆活黄鳝，在盆内拥拥挤挤，（也正是极有趣的事！）他也竟忍心不去多看一眼。

船　上

毛毛雨一连落了几天，想不到河里就涨起水来了。

小河里，不到三四丈宽，这时黄泥巴水已满过了石坝。平时可笑极了，上水船下水船，一上一下，总得四五个船夫跳下水去，口上哼哼唉唉，打着号子，在水中推推拉拉，才能使船走动。这时的船，却是自己能浮到水面，借到一点儿篙桨撑划力气，就很快的跑驶！

今天有大帮船下高村，一连大大小小十二只。这些船牵牵连连的下滩过闸，从岩门市场码头边过身时，赶场人都知道船上装得是军队。原来每一只船篷上那些在风中摇摇摆摆的诸色三角旗，已早告给那乡下人了。有一面大红旗，独竖在一只新油上油的双橹五舱船上飘动，他们于是又知道这只船上是一位大军官，或军官家眷。

因为那些爱玩嬉会快活的年青号兵，觉得这次随同团长下辰州，不久又可以站到辰州城头上去同贵州黔陆军号兵比赛号音了，而且一到军需处发饷时，便能跑中南门去吃辰州特有好味道的夹砂包子，是以都高高兴兴的取出喇叭来，逗

在嘴上，哒哒哒哒吹起来。尤其是当船驶过某一个沿河小村砦时，只见他们鼓胀起嘴，脸庞绯红。他们的音，只是几个哒哒哒哒，不成拍子。似乎这时的喇叭，只能专拿它用来表示他们的欢欣，故不须乎象杀人号那种惨栗，冲锋号那种悲壮，以及敬礼号那种庄严与活泼。他们真是高兴极了。

这表示欢欣的一串散音，从一群年青号兵口吹出后，立时就散播开去。两河岸，原是些高而陡陡斜的石壁，当回音逼转来时，便满山谷若相互遥答起来。只听到连续的哒哒哒哒，查不出声之出处，也很有趣。

十二只舢板中人，各人肚子装满了欣悦与希望。这是将近中秋的八月天，虽早上瓦角屋顶已起了一层霜，究竟还不很冷。弟兄们，各人穿上团长临行时发给那件灰布夹军装，正属合式。且水既平了坝，舢板能自己浮动，不必要弟兄们上岸走路了，尤其使大家高兴。这时六十里路程已得个一半了，因快活而疲倦的，各都钻进到舱里去睡了，剩下的还搂起衣袖在那里帮船老板扳棹荡桨。

“移防时，象这样子是再好没有了！”大家都觉得。觉得而又能说出他兴致的，恐怕就只有那些号兵！

至于领队的团长大人呢，也很快活。时时从舱里钻出来，抹着胡子，看弁兵煮午饭。团长身边，有一位插花敷粉的太太，有两个娇嫩得同洋囝囝一样的小姐；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他们一起睡在最末那个有玻璃窗子底官舱里。大致是手上莫有什么东西可抓弄了，便时时刻刻这边那边抹他的胡子。间或又爬过第三个舱去同军需长讲个笑话。军需长是

有瘾的，当团长笑话讲到一个段落时，军需长便把上好了泡的竹枪，推过去放到团长嘴边。团长拒绝的时候似乎也少，但团长却不承认是有瘾的人。

——军需长，你听我讲。去年子向司令造册到镇座时，造册的书记，把职员也填上一枝枪了，哈哈！他们军队哪来那么多枪械呢？原来他们是烟枪！以后我们造册子上去时，倒要嘱咐他们莫把军需长名忘掉……

团长没有说完，军需长的烟枪已推送过去了，于是只听到呼呼呼呼，很匀的吸烟声。

——哈哈！他们还说我军队徒手太多！军需长都有枪，难道……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军需长也带帮哈哈哈哈，然而声音来的轻得多，不及团长宏亮。

“团长这一去，准定是升一级改称司令官或支队长咧！”这是同乡绅士，昨天为团长饯行时，于筵席上一再道及的，而团长也早有了一点风闻，对此若深有把握，堪以自信。为了前途的乐观，团长近来的笑声，便略略比往常多一点了。不拘平常一个哈哈，并且与以前似乎也有不同处来。军需长曾常同一个军需中士私下议论，说是团长声音，忽然变异起来，俨然是个什么伟人声音一样；又雄壮，又大方；其实团长近来的笑声，惟有尾舱上那几个挂盒子炮亲信弁兵知道。团长曾为他们说过，镇座的笑声豪纵，不愧伟人，他这时因为升官在目前要实现了，所以极力摹仿镇座！至于别人，如

象靠舵楼边坐的那小护兵，两手把舵口中不住吆喝的梢公，亦不过同军需长一样：只能觉到每个哈哈来得异常罢了，究竟不明出处。

对于升迁的事，关心最密切的，似乎还是太太。太太为这期待，临行时，还至天王庙许了个愿：若果是团长此去得了升迁，升迁之第二日，即饬人返乡酬三王爷之保佑，用的是双猪双羊。天王爷是有名能保佑人升官发财的，况太太当时所求的又是一仰一覆的顺筊，看来是一准可靠了！

上了船后，各人有各人的想望，她于是就想到升官以后的铺排。第一是买什么轿子为合式？她以为原有那顶绿呢轿，旧得太可怜了，不但出去拜客时不成个模样，就是被别个太太见了，也会笑话。他时随同胡子（是太太对团长的亲昵处）驻到小县分上去清乡，也吓不倒乡巴老。他们会齐声说哪哪，这是太太的轿子哪！简直是丢胡子的丑！何况胡子又新升了旅长，旅长的太太也不应坐这么破轿子。……一到辰州，就要胡子买两乘新的；胡子一乘，自己一乘，免得谁好谁丑；而且谁不坐谁的。这计划她先在心里盘算了许久，才打算去直诉团长。

“胡子，我们轿子也大不行了，到辰州会要买两顶罢？”

“好罢。你买一顶，我骑张营长前次送来那匹大黑马就有了。”团长意思是骑马出去拜客时，较之坐三人轿要威武一点。自己骑在马上，出来时，如象黔军卢旅长样，身前后十多个武装弁兵跟到跑路，又英雄又有趣！

但太太却以为团长应坐轿：

“胡子，还是坐轿子好点。你坐轿时，看来才象个读书人，斯文得多。”

“好好，那就买两顶。”这也不由团长不如此说了。团长固然愿意要人称赞他像貌的魁伟，但愿人说他斯文象读书人的希望，似乎还来得恳切点。团长实在只会写自己名字与一个阅毕的“阅”字的人，故觉得斯文尤所需要。

轿子的事情解决后，团长就又赶过军需长处讲笑话去了。第二件使太太萦心疑难的，是将来卫队连连长的事。照例这应予那跟得久、可靠、同胡子又立过战功的亲信弁兵为是。但从弁兵中去选择，哪一个能为自己用，不至于将来同胡子狼狈胡行？这真是使太太为难了！

赵福做事是伶精，可惜许多地方又过于伶精了。若是一日升了连长，那东西第二天会就引胡子去胡搅，帮胡子做牵头……左连元人还好，孩子极忠心，能做事；做事且可靠，脸貌方方正正，还称个军官。不过他那疯子婆现到不得了，若见了她儿子做了官，不知更如何狂浪！……那就用杨再诚，到底是自己弟兄，虽不亲，比别个总好一点。以前胡子好几次想接小蜡巴那媳妇进门，若非他预先暗地告我，不知这时受了那妖精多少气呕了！只恐怕胡子又将说他年纪太轻，不象个上尉职官。其实十六岁的人也不小……现在管着这些弁兵的是黄副官，那就只好要他做连长。据说胡子前年子到鳌山一阵败仗打下来，弁兵一个也不见了，倒亏他背负胡子出了险。可恨那家伙只会死忠，老实一点用处莫有，胡子一讲一个是，设若老骚胡子又要××，首先承认做媒的必是他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